

☆ “以色列建国史”系列



THE GLORY
以色列的诞生
荣耀 ②

1973— : 第四、五次中东战争与以色列和平之路

全景式展现真实的
以色列建国历程

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战争与回忆》作者

[美] 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著

辛涛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T H E G L O R Y

以色列的诞生 荣耀. 2

[美] 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著 辛涛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翰天悠

CS-BOOB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色列的诞生. 荣耀. 2 / (美) 沃克 (Wouk, H.) 著; 辛涛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3
书名原文: The Glory
ISBN 978-7-5404-7400-3

I. ①以… II. ①沃… ②辛…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4333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4-196

Copyright©1993 by Herman Wouk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as permitted under the U.S. Copyright Act of 1976,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distribut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上架建议: 文学·经典

YISELIE DE DANSHENG: RONGYAO. 2

以色列的诞生: 荣耀. 2

作者: [美] 赫尔曼·沃克

译者: 辛涛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毛闽峰 李娜

策划编辑: 李娜

文案编辑: 吕晴

版权支持: 辛艳

封面设计: 仙境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400-3

定 价: 39.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录

第二十二章 黑豹/001

外交求援 -001

民众传闻 -005

成功突围 -009

再访美国 -015

第二十三章 基辛格/021

再相会 -021

难啃的骨头 -024

家宴 -029

“要战争！”打！ -037

第二十四章 十字路口/043

艰难抉择 -043

机上偶遇 -045

巴黎会面 -051

胶着 -060

第二十五章 所有会飞的/066

“女王”的决定 -066

拖延策略 -072

空运执行 -079

兹夫回国 -083

第二十六章 问题百出的桥/087

最好的一天 -087

耶尔归来 -091

滚轴桥的问题 -095

进攻计划 -102

第二十七章 渡河/106

桥的报复 -106

“鳄鱼”难到别无选择 -111

准备渡河 -114

空运典礼 -118

第二十八章 | 沙龙解职/123

大胆冒险 -123

渡河泄密 -132

措手不及 -135

拍摄任务 -137

第二十九章 | 荣耀再见/140

“汉尼拔” -140

“血液” -148

第三十章 | 桥到了/151

状况百出 -151

笑到最后 -153

伤亡惨重 -158

第三十三章 | 破败的柳条枝/199

多夫的葬礼 -199

堂吉诃德的未来 -202

送别 -208

破败的柳条枝 -212

第三部 和平/217

第三十一章 | 果尔达与基辛格/163 **第三十四章 | 阿莫斯与弗莱格夫人/218**

基辛格到访 -163

短暂的停火 -169

一百零一公里谈判 -173

强弩之末 -180

婚礼重逢 -218

古林考夫参加婚礼 -222

诺亚的婚礼 -225

偷情 -230

第三十二章 | 娜哈玛与艾米莉/183 **第三十五章 | 我们——无信仰者/238**

爱人们的会面 -183

建议空运 -190

哭墙之游 -193

精彩演讲 -238

“饼干”摔下来了 -245

各奔幸福 -248

第三十六章 | 夏娜与堂吉诃德/255

舍瓦·李维斯的生意 - 255

墨尔本相见 - 258

重回以色列国防军 - 263

看望阿里耶 - 267

终成眷属 - 269

第三十七章 | 挑战/275

恩德培事件 - 275

蜜月结束 - 280

霹雳行动 - 283

筹钱营救 - 286

着陆演习 - 290

第三十八章 | 多夫为什么而死/296

约尼·内塔尼亚胡 - 296

解救人质 - 298

庆祝胜利 - 303

第三十九章 | 和平缔造者/308

访前舆论 - 308

谁的荣耀? - 315

达佛娜订婚 - 316

民众的反应 - 323

第四十章 | 摩西/326

远赴华盛顿 - 326

曾经爱过 - 330

达扬的立场 - 336

坎宁安的备忘录 - 342

“大捐赠家之夜” - 345

阿莫斯的十字关口 - 347

第四十一章 | 世界末日/350

土伦受挫? 反击! - 350

守寡的达佛娜 - 353

丹尼的质疑 - 355

基布兹里的飞行员演讲 - 357

为以色列再争取十年 - 359

多夫跟我一起飞 - 363

后记: 他要做王/369

历史注解/385

—— 第二十二章 黑豹 ——

外交求援

十月九日。

报纸摊开放在果尔达·梅厄的桌子上，她那些形容枯槁的战时内阁成员正在聆听达扬滔滔不绝的讲话。在开战后的第四天早晨，这位国防部部长不仅呼吁军队撤退到山区，还要求政府对十七岁的市民、超龄的市民、因身体原因而免服兵役的市民进行动员，配给他们反坦克武器，以防范阿拉伯军队进入以色列中心地带。他告诫果尔达·梅厄：只有立即的大规模美国空运，才能保证以色列继续打下去。果尔达用满含忧愁与嘲讽的目光看了一眼兹夫·巴拉克，又看了一眼报纸上那条横跨全页的大标题：

达多：“我们会打碎他们的骨头！”

战争形势已扭转——总参谋长

报纸首页上是一幅达多·埃拉扎尔的相片，他在微笑，但笑容显得低落。果尔达低沉缓慢地问：“那么严重，摩西？那么紧迫？一夜之间就这样了？尼克松已经承诺补偿我们的损失。你说我应该飞到华盛顿吗？”

“绝对应该，总理，就在今天，如果你可以的话。”

“摩西，你是怎么了？”阿隆大声说，“对青少年、老年人、有病的人进行动员？敌人现在到家门口了吗，就来个全国总动员？昨天西奈是很艰难，没错。一九四八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地艰难，几个月几个月地艰难，可那时你依然像头狮子一样猛攻猛冲，我们大家也都一样，从没进行过全国总动员呀。”

“伊加尔·阿隆，我昨天说的西奈的形势是对的，而且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告诉你，今天我说的也是对的。”达扬说。

果尔达拿起电话机。“接我们驻华盛顿的大使……各位，我们召开内阁全会再说。”人们一边争论一边离去，兹夫·巴拉克留在后面。

“喂，辛卡？抱歉吵醒你。给基辛格打电话，然后……我知道华盛顿那边是半夜。现在你听我说。”她用几句话简单直接地复述了达扬刚才所讲的，“给基辛格打电话。”她最后又说了一遍才放下电话。“怎么，兹夫，干吗满面愁容的？我们可是经历过比现在还要糟糕的时候。”

“总理，基辛格不会赞同您飞到那边的。”

“我有办法对付亨利·基辛格。”

“我可以说说我的想法吗？”

“这是你的职责。”

“我理解国防部部长的忧虑，但我们不能按照他的想法行动。您将要举起让全世界都能看到的白旗，那甚至比辞职造成的麻烦更大。”

果尔达生气地皱起眉，说：“为什么？我可以秘密到访啊。”

“请恕我直言，总理，您不能去。您去了一定会泄露出去的。果尔达飞到华盛顿了！阿拉伯人会幸灾乐祸地看着电视说以色列正在崩溃。更糟糕的是，

他们也会相信我们正在崩溃。这会鼓舞他们的士兵猛冲杀戮。约旦人也会越过戈兰高地上我们薄弱的边界，拥进来抢夺他们那一份。在联合国，苏联会要求立即停火，那时尼克松的境地就很成问题了。”

“如何成问题？对我们吗？”

“对我们，一点儿没错。还记得苏伊士战争后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吗？‘先生们，放弃你们打下来的每一块地方，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

“记得吗？我怎么能忘了呢？”

“总理，如果您飞到华盛顿的话，您还会经历那样的事的。他正处于危机当中——‘水门事件’，还有他那位不正直的副总统。一次对外政策的成功，例如结束一场战争，这样的事对他来说就是天赐之物。如果我们给了他这个口子，他就会草率地做一个判断，那将会让我们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都痛悔。”

“不要夸大。”

“我没有夸大。您飞去那儿几乎就等于递给他一把割断我们喉咙的刀子。”

“嗯，你终归还是‘大惊小怪先生’。”

电话铃响了。“辛卡？已经什么了？嗯，他说什么？”她突然装出她少有的愤怒腔调，“在早晨解决这件事？你有什么毛病？行了，我们过去也认为一切都顺利，可是现在时局已经变了。他怎么会认为我想飞到那边呢？是因为我喜欢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食品吗？如果美国让我们用光了武器，那美国就会在全世界的舞台上面临首场对苏联的大惨败！你把这句话告诉基辛格，现在就告诉他！”说完她重重地放下了话筒，声音立马改变了，和蔼地微笑着说：“辛卡·狄尼兹这个大使还是不错的。”

“总理，您能担负起脱离战争两天时间的后果吗？”

她点着一支香烟，同时古怪地瞥了兹夫一眼，眼睛眯起，嘴角现出皱纹。“不就是从尼克松那里获得空运来打仗吗？辛卡办不到，我能办到。”

他感觉到，此刻是一位女人在说话。按说眼前这种妖娆的样子与她严厉又结实的老妇女形象非常不相称，但巴拉克此时并没有那种感觉。这让他想到了

果尔达·梅厄与犹太复国主义开国元勋的那些传奇爱情故事。有人说，在那些久远的日子里，她用她的魅力作为一种可利用又似乎不太有效的政治武器。也许吧！不管怎样，她现在仍然能展现出那种魅力来，从她塌下来的身体里，从她历经岁月刻满皱纹的脸上。

“如果总统跟你说你不受欢迎，那怎么办？”

“那我就派你去，所以你准备一下。笑什么，‘大惊小怪先生’？以为我在开玩笑？辛卡很厉害，莫塔·古尔也很厉害，但你在‘六日战争’期间的成就我也是记得的。”她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文件，“美国那边在军事方面负责重新补给的是一位叫哈利迪的男人，哈利迪准将。我猜你和他有交往吧？”

“我和他有交往。”

“他是我们的朋友吗？”

“不是。”

“你都知道结果了？”

“是的。”

“如何得知？”

“美国人喜欢赢家，不喜欢哀诉者。”

那一缕女人的特质烟消云散了。她看上去有种受侮辱的样子。

“还有一点，总理。”

果尔达点点头。

“我恳求您亲自问问达多空运到底如何紧迫，他是最清楚的人。他是不可能赞同摩西·达扬的主意的。”

“摩西·达扬。”她用一只手撑在桌子上，举起胳膊僵硬地前后转动，“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还伟大的摩西·达扬呢！”她艰难地站起来，“到时间开内阁会议了。你那海军儿子还好吧？”

“迄今为止还好。”

“好。迄今为止，海军令我们很意外，也令我们很满意。”

民众传闻

诺亚·巴拉克从他的舰艇跳到阳光灿烂的码头上，尽管又一长夜的战斗（这次是在塞得港外）令他的眼睛刺痛难耐，但他依然精神高涨。战斗结局：三艘装备“冥河”的埃及导弹艇被击沉，一艘逃逸，而犹太舰队毫发无损。拉塔基亚海战再一次重演。叙利亚海滨燃起熊熊大火，那是以军从海上炮轰油罐场地的结果。红海那边的“黄蜂”巡逻艇也报告他们击毁了许多埃及登陆艇。简而言之一句话：海上的胜利是一个接一个。

很奇怪，诺亚一点儿都不知道，以色列在陆地上并不如海上这般容易取胜。前三天的军队公报说得很模糊，当然，“六日战争”中也是这样。现在和那时一样，阿拉伯人的广播电台自吹自擂，大肆宣扬他们取得了巨大胜利。同样，以色列的报道并不表态。诺亚确信，这是一种战略计谋，目的是延缓联合国的停火令，以便国防军能够继续痛击敌人。他走到码头上的一间电话亭里，从那儿给特拉维夫的法国大使馆打电话，得知朱莉娅·莱文森去海法的拉姆巴姆医院（Rambam Hospital）做义工去了。大好消息，她刚走十分钟。路过一间小报厅时，诺亚停下吉普，买了一份晨报。

达多：“我们会打碎他们的骨头！”

好啊，局势正常。医院门廊处人来人往，他在那儿不巧碰见了夏娜婶婶。夏娜看上去面色苍白忧郁，她说他的叔叔迈克尔两天前患了中风。“果尔达在电视上讲话时发作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她对诺亚说。

“他不会有事吧？”

“我现在还不知道，得等等看。”

“总理说了什么，夏娜婶婶？”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吓人的，就是一些事实情况，他却看得很严重。他当时说总理看起来很可怕，听起来也不像她自己，然后他自己就十分骇人地一下子躺倒在长沙发上了。”

“我很难过。”

夏娜淡淡一笑：“唉，上帝会保佑的。海上战况怎么样？”

“不是太坏。”以色列人的缄默还是少不了的，但是诺亚在这类策略上尚未成熟，刚刚经历过一场大胜仗，于是话就不由自主地从口中蹦出，“迄今为止全胜！不能再说更多了。”

“海军真棒。”

他到病房区去找朱莉娅。病房里病床挤在一起，一长排一长排的，上面全是血污满身的士兵。还有新的受伤士兵不断拥进来，抬在担架上，或是躺在带轮台子上，随之而来的卫生兵匆匆忙忙给他们做静脉输血。

“那个法国姑娘？看看护士休息室，下面大厅里绿色的那个门。”疲倦的护士长说。

这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朱莉娅一个人正屈膝蹲在一张病床上大哭。看到诺亚后，她一下子跳起来抱住了他，用法语说道：“呜，诺亚，诺亚！我的上帝啊，是你啊！整个东边都丢掉了！阿拉伯人打败我们了！战争结束了！我们该怎么办啊，亲爱的？”

这种表示极度痛苦的语速飞快的法语他基本上都听不懂。“Doucement（法语：冷静点儿）。我想我们是约定过说希伯来语的。”

“哦，是的，对不起。”她急忙抬起手抹眼泪，“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在瑟堡那边的一家医院工作过，但从没见过这么恐怖的事情。那些小伙子，那些伤员——”她哽咽着，“我说不下去了。呜呜，诺亚，医院里都被塞满了，伤兵还在挤进来。戈兰地区传出来的情况太吓人了！我们输了战争。”

“胡说八道！传出什么情况？”

“我们十辆坦克对敌人一百辆坦克，没日没夜不停地打。一个从卡法布鲁姆（Kfar Blum）下来的坦克驾驶员跟我说：‘一切都完了，政府在撒谎，叙利亚军队和伊拉克军队明天就会攻入海法，然后会有一场大屠杀。’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崩溃了，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他说几乎所有的以色列坦克都被击毁了，也没有预备役，没有什么来抵挡敌人，还——”

诺亚惊得目瞪口呆。“这是战场受到惊吓后的言论，跟收音机上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你看！”他给她看那份报纸，“我们军队说的是真相，你知道的。”

“那个人是总指挥吗？他看起来很高兴。”

“你可以离开工作岗位吗？”

“从今天起我被辞退了。”她的眼里再次盈满泪水，“我好惭愧——”

“来吧。你必须得离开这儿了。”

他们走进人行道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从这里可以看到港口的景色。喝着咖啡，吃着蛋糕，他给她叙述海上的胜仗，她慢慢恢复过来。“我向你保证，朱莉娅，我们在陆地上也一定会胜利的。总参谋长说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的确是。突袭让整个国家措手不及，只有海军没有。但是戈兰高地和西奈的那些常备军都是好样的，他们会守住阵地，直到预备役上去，然后我们就将把敌人赶出去，你会看到的。”

朱莉娅在吃着酥饼，而诺亚则在想：她穿上这一身压皱的护士服真的好漂亮啊。当然，朱莉娅不像达佛娜，但是她有真诚美丽的黑眼睛，光滑细腻的肌肤，以及他业已探索过的发育良好的乳房。“嗯，诺亚，这里阳光明媚，一切都大不一样。那家医院简直就是一间地狱。”

“你能去做义工，已经很好了。”

“我会坚持下去的。我今天只是掉队了。”

“很棒！那你法国大使馆的工作怎么办？”

“战后我会继续做的。这期间我已经在这儿租了一所房子。”

“你租好了？朱莉娅，我们在瑟堡第一次约会时，你就说过好的法国姑娘是不会跟水手约会的。不当真啊。”

“我知道。”她勉强浅笑了一下。

“那她们跟海军军官约会是当真的吗？”

“你干吗要问？”

“嗯，是当真的吗？”

她本来就大的黑眼睛瞪得更大了，这个反应特别快的机敏女孩缓慢而调皮地用希伯来语回答说：“嗯，亲爱的，好的犹太姑娘肯定不会，不会和非犹太人当真，法国海军里是否有犹太人军官，我还没遇见过一个。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冤案^①，你知道的。”

诺亚说：“以色列海军里有很多犹太人军官，不存在德雷福斯的问题。”

“打住！怎么回事，亲爱的？”

他俯过身去抱住她就亲吻。其他桌子上，人们正在喝咖啡、晒太阳，老人们被这一幕逗笑了，互相用肘轻触着同伴，看着这战争中的轻松一刻。她的嘴顶着他的嘴，喃喃地说：“哎呀，哎呀，我父母每天都在电话上央求我回家。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还不走——”

“你那个房子在哪儿？”

“我的房子？慢点儿，慢点儿！”她微微一笑，妩媚，但又精明警惕，瞪圆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丝精神恢复过来的微光，“干吗要问，你脑子里在想什么？达佛娜怎么办？我至今还没见过她呢。”

“都过去了。忘掉吧。从来也没有过结果。不可能了。她喜欢左派分子，喜欢闻黏土的味道。”

“Vraiment? Vois-tu（法语：真的吗？你看），”她又开始不由自主、喋

^① 19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对犹太籍军官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的诬告案。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案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经过进步人士的反复斗争，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编者注

喋不休地说含混的法语，“就在我来这里之前，还有一个左派分子向我求婚呢。我应该答应他的。他是瑟堡污水处理的监管人，一个很热心的犹太小伙子。公务员，收入很稳定。”

“说希伯来语，小姐！”

“啊，好的，好的。对不起。”

“你说你的房子在哪里？”

她眨眨眼睛：“我不说。黏土闻起来是什么味道？”

“烂泥的味道。”

“你不用回到你的艇上去吗？”

“我的乘员正在装载导弹、弹药和燃油。”他瞥了一眼手表，“要一个半小时。”

“其实，就在附近，不过非常阴暗狭小。”

他迅速站起来，示意侍者过来。“慢点儿，”她说，抓住他的手指，“你就不能等我喝完咖啡吗？”

成功突围

“Panter Shakhor（黑豹）！”

寒冷刺骨、没有星光的黑夜中，补给区一片哐当哐当的吵闹声。几个小时前，阿莫斯·帕斯特纳克在这里碰到了另一位营长阿维格多·卡哈拉尼少校，阿莫斯激动地上前抱住他，大喊一声：“Panter Shakhor！”这位少校身材矮胖，脸上长满短硬的胡须，钢盔下浓密蓬乱的头发垂下来。和阿莫斯一样，他也连续战斗了两天三夜，看上去就跟个原始人一样。他们两个营长共同守卫着一块至关重要的阵地，那是山脊间一处凹陷的马鞍形阵地，两人一人守一边，阻挡敌人攻入以色列。

“不咋地的黑豹！没爪子了，基本上是没有了。”由于经常在作战通讯网络中大声喊叫，卡哈拉尼的声音听起来嘶哑而刺耳。

“黑豹”这个词是一句辛酸的玩笑话，是在昨天叙军猛攻最严重时，他在旅部通信网络上说自己的损失情况时用的。“别担心，亚诺什，我就是一头黑豹。他们休想从我这里越过去。”事实上，在以色列，“黑豹”指特拉维夫街头那些蛮横的人、摩洛哥人或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所谓“东部社区”或“二等犹太人”的黑皮肤犹太人。但卡哈拉尼是也门人，来自一个令他颇为自豪的不一般的古代祖系，尽管如此，他也要忍受和上述那些人差不多的不利地位，不仅在以色列社会中，在军队里也是一样。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狂怒的卡哈拉尼一边狠狠地攻打，一边玩笑似的喊出“黑豹”这个词，充满了睥睨一切的霸气，使阿莫斯对他好感倍增。

阿莫斯问：“这种状况要持续多久，阿维格多？叙军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打到第三天晚上，除了东面的少数枪炮闪光外，战斗算是渐渐平息下来了。坦克乱七八糟地停在弹药车周围，借着车大灯的光亮，蓬头垢面、筋疲力尽的士兵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装载着炮弹。整个晚上，马鞍形阵地的守卫坦克始终处于交战中，都没有办法后撤以进行补给，有的坦克打光了他们最后一颗炮弹后只能用机枪和手榴弹坚守阵地。En brera（别无选择）！一旦叙军攻破这个缺口，他们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开上戈兰地区的主干道或是去往海法的公路。朱莉娅·莱文森听到的那些让人胆战心惊的故事就是从这些伤兵中来的，绝对毫无偏差。

“黑豹”说：“只要他们一直进攻，我们就一直坚守！阿莫斯，你在布斯特尔（Booster）打得很勇猛。”布斯特尔就是那块马鞍形地区的南面高地。阿维格多·卡哈拉尼镇守的是北面居高临下的赫尔蒙尼特山（Hermonit Hill），那是最高的一处地方，承受着敌人炮兵和坦克的正面冲击。

“预备役究竟在哪里，阿维格多？”

“拉斐尔一定是把他们派到另一处阵地保卫提比利亚去了。”指挥戈兰高地战役的是拉斐尔·埃坦将军。“那里现在就是个大屠宰场，阿莫斯·本·肖哈姆死了。”

“什么？本·肖哈姆！”

“是的，天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只知道叙军已经攻进了提比利亚。”

出乎意料的是，叙军并没有攻进提比利亚。

开战后，敌人只用了头一天夜晚和第二天一整天的时间，就将那支防守戈兰高地南边的旅给打垮了，旅长伊扎克·本·肖哈姆战死。由此，顺着陡坡往南到加利利地区的那条路（其实也是到特拉维夫的路）就完全展现在庞大而无对手的叙军装甲部队面前了。至于这支装甲部队为什么突然停下了，至今是一个谜。虽说敌人奇迹般地暂停下来，但拉斐尔·埃坦还是命令，所有预备役一到达就直接支援戈兰高地南边那个最为危急的豁口处。这也是防守北边阵地的亚诺什不得不孤军奋战的原因。他的第七旅损伤过大，基本上难以为继了，最危急的地点就是赫尔蒙尼特山和布斯特尔之间的这处山谷地带，一边由卡哈拉尼镇守，另一边由帕斯特纳克镇守。

临别时，卡哈拉尼对帕斯特纳克说：“哎，havivi（我的朋友），战斗对我们来说很艰难，对敌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打仗是为了我们的家园、为了我们的亲人、为了我们的土地，他们打仗是为了什么？仅仅是服从命令而已。他们会率先溃败的。”

阿莫斯说：“再说，我们这边还有一头‘黑豹’呢。”卡哈拉尼对他灿烂一笑，牙齿在厚重的胡子下面闪耀出光芒，随后领着他的一队“百夫长”坦克呼哧呼哧地走了。

第一缕鱼肚白出现在前方的天空中，陷在战斗疲惫中的阿莫斯领着他这支严重减员的部队（现在总共剩下十一辆坦克）返回布斯特尔。由于枪炮的炸